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二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回　王熙鳳正言彈妬意　林黛玉俏語謔嬌音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「耗子精」，寶釵撞來，諷刺寶玉元宵不知「緑蠟」之典，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。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，一時存了食，或夜間走了困，皆非保養身體之法。幸而寶釵走來，大家談笑，那林黛玉方不欲　　，自己纔放了心。忽他房中嚷起來，大家側耳聽了一　　，林黛玉先笑道：「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。那襲人待他也罷了，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塲他，可見老背晦了。」

寶玉忙欲赶過去，寶釵一把拉住道：「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，他老糊　　了，倒要讓他一步爲是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說　　，走來，只見李嬤嬤拄着拐杖，在當地罵襲人：「忘了本的小娼婦！我擡舉你起來，這會子我來了，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，見我也不理一理。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，哄得寶玉不理我，只聽你們的話。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，這屋裡你就作耗，如何使得！好不好，拉出去配一個小子，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！」襲人先只道李嬤嬤不過爲他躺着生氣，少不得分辯說：「病了，纔出汗，蒙着頭，原没看見你老人家。」後來　　見他說「哄寶玉」，又說「配小子」，由不得又羞又委曲，禁不住哭起來了。

寶玉雖　　了這些話，也不好怎樣，少不得替他分辯病了吃藥，又說：「你不信，只問別的丫頭們。」李嬤嬤聽了這話，越發氣起來了，說道：「你只護着那起狐狸，那裡還認

得我了，叫我問誰去？誰不帮着你呢？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？我都知道那些事。我只和你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去講，把你奶了這麽大，到如今吃不着奶了，把我丢在一旁，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强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也哭起來。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：「媽媽，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。」李嬤嬤見他二人來了，便訴委曲，將當日吃茶，茜雪出去，與昨日酥酪等事，撈撈叨叨說個不了。

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　　賬，　　得後面一片聲嚷動，便知是李嬤嬤老病發了，排揎寶玉的人，正值他今兒輸了錢，遷怒于人，便連忙赶過來，拉了李嬤嬤，笑道：「媽媽别生氣。大節下，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，你是個老人家，别人吵嚷，還要你　　他們纔是。難道你反不知規矩，在這裡嚷起來，叫老太太生氣不成？你說誰不好，我替你打他。我家裡燒的滾熱的野鷄，快跟我來吃酒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着走，又叫：「豐兒，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，擦眼淚的手帕子。」那李嬤嬤脚不沾地，跟了鳳姐兒走了，一面還說：「我也不要這老命了，索性今兒没了規矩，鬧一場子，討個没臉，强似受那娼婦的氣！」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，都拍手笑道：「　　他這一陣風來，把個老婆子撮了去。」

寶玉點頭歎道：「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，只揀軟的欺負。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，上在他賬上了，」一句未完，晴雯在旁說道：「誰又不瘋了，得罪他做什麽？便得罪了他，就有本事承任，不犯着帶累别人！」襲人一面哭，一面拉着寶玉道：「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，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，這還不彀我受的，還只是拉别人。」寶玉見他這般病勢，又添了這些煩惱，連忙忍氣吞聲，安慰他仍舊　　下出汗。又見他湯燒火熱，自己守着他，歪在旁邊勸他：「只養着病，别想那些没要　　的事生氣。」襲人冷笑道：「要爲這些事生氣，屋裡一刻還留得了？但只是天長日久，只管如此吵鬧，可叫人怎麽樣過呢。你只顧一時爲我們得罪了人，他們都記在心裡，遇着坎兒，說得好說不好聽，大家什麽意思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禁不住流淚，又怕寶玉煩惱，只得又勉强忍着。

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。寶玉見他纔有汗意，不叫他起來，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，卽令小丫鬟們鋪炕。襲人道：「你吃飯不吃飯，到底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坐一會子，和姑娘們頑一會子，再回來。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。」寶玉　　說，只得依他，去了簪　　，看他躺下，自往上房來，同賈母吃飯。飯　　，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　　家的嬤嬤鬪牌。寶玉記着襲人，便回至房中，見襲人朦朦　　去。自己要睡，天氣尚早。彼時晴雯、　　霞、秋紋、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。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。寶玉笑道：「你怎麽不同他們去？」麝月道：「没有錢。」寶玉道：「床底下堆

着那些，還不彀你輸的？」麝月道：「都頑去了，這屋子交給誰呢？那一個又病了，滿屋裡上頭是燈，下頭是火。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，也該叫他歇歇。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，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？所以我在這裡看着。」

寶玉　　了這話，公然又是一個襲人。因笑道：「我在這裡坐着，你放心去罷。」麝月道：「你既在這裡，越發不用去了，偺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偺們兩個做什麼呢？怪沒意思的。也罷了，早上你說頭癢，這會子沒什麼事，我替你篦頭罷。」麝月聽了便道：「就是這樣。」說着，將文具鏡匣搬將來，卸去釵釧，打開頭髮，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。只篦了三五下，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，一見了他兩個，便冷笑道：「哦！交杯盞還沒吃，倒上了頭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來，我也替你篦一篦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沒這麼樣大福。」說着，拿了錢，便摔了簾子，出去了。

寶玉在麝月身後，麝月對鏡，二人在鏡內相視。寶玉便向鏡內笑道：「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。」麝月　　說，忙向鏡中擺手，寶玉會意，忽　　「嗵」一簾聲子响，晴雯又跑進來問道：「我怎麼磨牙了？偺們倒得說說。」麝月笑道：「你去你的罷，何苦來問人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又護着！你們那瞞神弄鬼的，我都知道。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。」說着，一徑出去了。這裡寶玉通了頭，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　　下，不肯驚動襲人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，覺得輕省了些，只吃些米湯靜養。寶玉放了心，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逛。彼時正月內，學房中放年學，閨閣中忌針黹，都是閒時，因賈環也過來頑，正遇見寶釵、香菱、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，賈　　見了也要頑。寶釵素昔看他也如寶玉，並沒他意。今兒　　他要頑，讓他上來坐了，一處頑。一磊十個錢，頭一回，自己　　了，心中十分歡喜。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，便有些着急。赶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，若擲個七點便　　，若擲個六點，亦該　　鶯兒，擲三點就輸了。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，一個坐定了五，那一個亂轉。鶯兒拍着手只叫「么」，賈　　便瞪着眼，「六、七、八」混叫。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。賈　　急了，伸手便抓起骰子，然後就拿錢，說是個六點。鶯兒便說：「分明是個么。」寶釵見賈　　急了，便瞅鶯兒，說道：「越大越沒規矩！難道爺們還賴你？還不放下錢來呢。」鶯兒滿心委曲，見寶釵說，不敢出聲，只得放下錢來，口內嘟囔說：「一個做爺們，還賴我們這幾個錢，連我也不放在眼裡。前兒和寶二爺頑，他輸了那些，也沒着急，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，他一笑就罷了。」寶釵不等說完，連忙喝住了。賈　　道：「我拿什麼比寶玉？你們怕他，都和他好，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。」說着便哭。寶釵忙勸他：「好兄弟，快別說這話，人

家笑語各抄本均作：話你。」又罵鶯兒。

正值寶玉走來，見了這般形況，問：「是怎麼了？」賈　　不敢則聲。寶釵素知他家規矩：凡做兄弟的怕哥哥。　　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。他想着：「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，何必我多事，反生疎了。况且我是正出，他是庶出，饒這樣看待，還有人背後談論，還禁得轄治了他？」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。你道是何獃意？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，親姊妹有元春，叔伯的有迎春惜春，親戚中又有史湘雲、林黛玉、薛寶釵等人，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，只鍾於女子，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。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，可有可無。只是父親、伯叔、兄弟之倫，因是聖人遺訓，不敢違忤，只得　　他幾句。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，並不想自己是男子，須要爲子弟之表率。是以賈　　等都不怕他，　　怕賈母，纔讓他三分。

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，倒没意思，便連忙替賈　　掩餙。寶玉道：「大正月裡，哭什麼？這裡不好，到別處頑去。你天天念書，倒念糊　　了。譬如這件東西不好，橫　　那一件好，就捨了這件取那件。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？你原來是取樂的，倒招的自己煩惱，不如快去呢。」

賈　　聽了，只得囬來。趙姨娘見他這般，因問：「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？」賈環便說：「同寶姐姐頑來着，鶯兒欺負我，賴我的錢，寶玉哥哥攆我來了。」趙姨娘啐道：「誰叫你上高抬攀了？下流没臉的東西！那裡頑不得？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没意思？」正說着，可巧鳳姐在牕外過，都　　在耳内，便隔牕說道：「大正月裡，怎麼了？兄弟們小孩子家，一半點兒錯了，你只教導他，說這樣話做什麼？憑他怎麼去，還有太太老爺　　他呢，就大口家啐他？他現是主子，不好，橫竪有教導他的人，與你什麼相干？環兄弟，出來！跟我頑去。」賈　　素日怕鳳姐，比怕王夫人更甚，聽見叫他，忙的出來。趙姨娘也不敢出聲。

鳳姐向賈　　說道：「你也是個没性氣的東西！時常說給你：要吃，要喝，要頑，要笑，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，就同那個頑。你総不　　我的話，反教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，狐媚子霸道的。自己又不尊重，要往下流裡走，安着壞心，還只怨人家偏心呢。輸了幾個錢，就這麼樣兒！」因問賈　　：「你輸了多少錢？」賈　　見問，只得諾諾的說道：「輸了一二百錢。」鳳姐道：「　　你還是爺們，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！」囘頭叫：「豐兒，去取一吊錢來，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，把他送了頑去。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，我先打了你，再叫人告訴學裡，皮不揭了你的！爲你這不尊重，你哥哥恨得牙癢癢，

不是我攔着，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來呢！」喝令：「去罷！」賈環諾諾的，跟了豐兒，得了錢，自去和迎春等頑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，忽見人說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寶玉　　了，抬身就走，寶釵笑道：「等着，偺們兩個一齊走，瞧瞧他去。」說着，下了炕，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。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，見了他兩個，忙問好厮見。正值林黛玉在旁，因問寶玉：「在那裡來？」寶玉便說：「在寶姐姐家來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我說呢，　　在那裡絆住，不然早就飛了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許同你頑，替你解悶兒。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遭，就說這話。」黛玉道：「好没意思的話！去不去，管我什麽事？又没叫你替我解悶兒，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！」說着，便賭氣囘房去了。

寶玉忙跟了來，問道：「好好的又生氣了？就是我說錯句話，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，和別人說笑一會子，又自己來納悶。」黛玉道：「你　　我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自然不敢　　你，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作踐了我的身子，我死我的，與你何干？」寶玉道：「何苦來，大正月裡，死了活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偏說死！我這會子就　　！你怕　　，你長命百歲的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要像只管這樣的鬧，我還怕死呢？倒不如死了干淨。」黛玉忙道：「正是了，要是這樣鬧，不如死了干淨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說自家死了干净，別錯　　了話賴人。」

正說着，寶釵走來，說：「史大妹妹等你呢。」說着，便推寶玉走了。這裡黛玉越發氣悶，只向窗前流淚。没兩盞茶時，寶玉仍來了。黛玉見了，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。寶玉見了這樣，知難挽囘，打叠起千百樣的　　語温言來勸慰。不料自己未張口，只　　黛玉先說道：「你又來作什麽？死活憑我去罷了！橫竪如今有人和你頑，要比我又會念，又會作，又會寫，又會說會笑，又怕你生氣，拉了你去，你又來作什麽？」寶玉　　了，忙上前悄悄的說道：「你這個明白人，難道連『親不隔疎，後不僭先』也不知道？我雖糊　　，　　明白這兩句話。頭一件，偺們是姑舅姊妹，寶姐姐是兩姨姊妹，論親戚他比你疎。第二件，你先來，偺們兩個一桌吃，一床　　，自小兒一處長大的，他是纔來的，豈有箇爲他疎你的？」黛玉啐道：「我難道叫你疎他？我成了什麽人了呢？我爲的是我的心！」寶玉道：「我也爲的是我的心。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，絶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」黛玉聽了，低頭不語，半日說道：「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，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慪人難受。就拿今日天氣比，分明今兒冷些，怎麽你倒脫了青肷披風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何嘗不穿着？見你一惱，我一　　燥，就脫了。」黛玉歎道：「囘來傷了風，又該餓着吵吃的了。」

二人正說着，只見湘雲走來，笑道：「愛哥哥，林姐姐，你們天天一處頑，我好容易來了，也不理我一理兒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偏是咬舌子愛說話，連個『二』哥哥也叫不上來，只是『愛』哥哥『愛』哥哥的。回來赶圍棋兒，又該你鬧『么愛三』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學慣了，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他再不放人一點兒，專挑人的不是。你自己便比世人好，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。我指出一個人來，你敢挑他麼，我就服你。」黛玉便問：「是誰？」湘雲道：「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，就算你是個好的。」黛玉　　了冷笑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他！我那裡敢挑他呢？」寶玉不等說完，忙用話分開。湘雲笑道：「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。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，時時刻刻你可聽『愛』呀『厄』的去，阿彌陀佛，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！」說的衆人一笑，湘雲忙回身跑了。要知端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